

【现代文学精品集】

石评梅

文学精品选

石评梅◎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海外文学

【现代文学精品集】

石评梅

文学精品选



夏丏尊◎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石评梅文学精品选 / 石评梅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5143-6410-1

I. ①石… II. ①石…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12653号

-
- | | |
|------|----------------------------|
| 著 者 | 石评梅 |
| 责任编辑 | 杨学庆 |
| 出版发行 | 现代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
| 邮政编码 | 100011 |
| 电 话 |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
| 网 址 | www.1980xd.com |
| 电子邮箱 | xiandai@cnpitc.com.cn |
| 印 刷 |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
| 印 张 | 15 |
| 版次印次 |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143-6410-1 |
| 定 价 | 45.00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石评梅简介

石评梅（1902 ~ 1928）乳名心珠，学名汝璧。因她爱慕梅花的俏丽坚贞，自取笔名石评梅。山西省平定县城里人。她是我国 20 世纪 20 年代著名的作家和革命活动家，是我国近现代女作家中生命最短促的一位。

石评梅自幼便得家学滋养，有深厚的文学功底。父亲是她的启蒙老师，从小教她四书、《诗经》。除家教外，她还先后就读于太原师范附小、太原女子师范，并且成绩优异。除酷爱文学外，她还爱好书画、音乐和体育，是一位天资聪慧、多才多艺的女性。

1919 年，石评梅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在读书期间，她结识了著名作家冯沅君、苏雪林等人，并同著名作家庐隐、陆晶清等人结为至交。在“五四”高潮的岁月里，她们常常一起开会、演讲、畅饮、赋诗，所谓“狂笑，高歌，长啸低泣，酒杯伴着诗集”，甚是浪漫。在这无比浪漫中，她步入了文学的门槛。

1923 年，石评梅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前，她随学校旅游团去杭州等地旅游，回来后她著有游记《模糊的余影》。1923 年，她毕业后留校任该校附中女子部主任兼国文、体育教员。其间她与已有妻室的高君宇相恋，但由于对方已有妻室，她不得不久久拒绝高君宇的爱情。

1925 年 3 月，高君宇因过度劳累，一病不起，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高君宇的死，使石评梅痛悔交加。自此，她便常在孤寂凄苦中，前往高君

坟墓畔，抱着墓碑悲悼泣诉。1926年，她和陆晶清一起编辑《世界日报》副刊《蔷薇周刊》。

1928年9月18日，石评梅猝患脑膜炎，医治无效，于9月30日去世于当年高君宇病逝的协和医院。她去世后，友人们根据她生前曾表示的与高君宇“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愿望，将其尸骨葬在君宇墓畔。

石评梅在“五四”高潮的岁月里，她在《语丝》《晨报副刊》《文学旬刊》《文学》，以及她与陆晶清参与编辑的《妇女周刊》《蔷薇周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游记和小说，其中尤以诗歌见长，有“北京著名女诗人”之誉。作品大多以追求爱情、真理，渴望自由、光明为主题，小说创作以《红鬃马》《匹马嘶风录》为代表。

石评梅在生命最后几年的作品中，她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怀念高君宇或追忆二人交往的往事之作，如《狂风暴雨之夜》《我只合独葬荒丘》《墓畔哀歌》等。

石评梅终年不满27岁，创作生涯仅仅6年。她在诗歌、小说、剧本、评论等体裁上面都曾驾驭过，但其成功却是散文和诗歌。在她去世后，她的作品曾由庐隐、陆晶清等友人于1929年编辑成《涛语》《偶然草》两个集子出版。

石评梅的作品无论是对光明的渴望、爱情的追求，还是对妇女和社会的解放，都充满了柔弱女性的奋力挣扎和不断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她的作品呈现出从充满时代悲哀的叹息到对理想追求执着精神的转变过程。她对既崇敬又心爱之人的缅怀，更表现了她对追求真挚爱情的执着。同时，她深深理解我国劳动妇女以及全民族的悲惨命运和对黑暗的抗争，从而使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执着精神也跃然纸上。

著名作家庐隐曾评价石评梅说，石评梅注定了她是悲剧中的主角。她经历了从幻想到现实的痛苦，从虚幻、失望、渴望到仇恨、反抗、破坏的连续悲剧起落的过程。她的散文就是她自身的情感苦旅和这中间巨大思考时空的真实记录。

目录

散文

- 002 象牙戒指
- 005 “殉尸”
- 009 给庐隐
- 014 寄海滨故人
- 021 痛哭和珍
- 024 最后的一幕
- 027 深夜絮语
- 031 梅花小鹿——寄晶清
- 034 露 沙
- 037 素 心
- 041 爆竹声中的除夕
- 045 社 戏
- 048 心情底践踏
- 050 梦 回
- 054 花神殿的一夜

057	天 辛
059	醒后的惆怅
061	惆 怅
064	微醉之后
067	云 沁
070	绿 屋
072	恐 怖
075	漱 玉
079	低头怅望水中月
081	寄山中的玉微
085	玉 微
089	梅 隐
093	寄到狱里去——给萍弟
097	夜 航
100	一片红叶

诗歌

104	浅浅的伤痕
106	扫 墓
107	断头台畔
109	一瞥中的流水与落花
111	别 后
114	悼君宇
116	疲倦的青春
118	这悠悠相思我与谁弹
120	离梅窠前一日诗
122	梅花树下的漫歌
123	紫罗兰
125	灵魂的漫歌

130	春的微语
131	我告诉你，母亲！
133	抬起头来，我爱！
135	我愿你
137	残夜的雨声
139	流萤的火焰
143	秋的礼赠

小说

146	余 辉
149	弃妇
155	匹马嘶风录
169	毒 蛇
172	白云庵
181	归 来
184	红鬃马
194	流浪的歌者
204	噩梦中的扮演者
206	被践踏的嫩芽
212	只有梅花知此恨
215	忏 悔
224	祷告——婉婉的日记



散文

石评梅

文学精品选

象牙戒指

记得那是一个枫叶如荼，黄花含笑的深秋天气，我约了晶清去雨华春吃螃蟹。晶清喜欢喝几杯酒，其实并不大量，仅不过想效颦一下诗人名士的狂放。雪白的桌布上陈列着黄赭色的螃蟹，玻璃杯里斟满了玫瑰酒。晶清坐在我的对面，一句话也不说，一杯杯喝着，似乎还未曾浇洒了她心中的块垒。我执着杯望着窗外，驰想到桃花潭畔的母亲。正沉思着忽然眼前现出茫洋的大海，海上漂着一只船，船头站着激昂慷慨，愿血染了头颅誓志为主义努力的英雄！

在我神思飞越的时候，晶清已微醉了，她两腮有红采，正照映着天边的晚霞，一双惺忪似初醒时的眼，她注视着我执着酒杯的手，我笑着问她：“晶清！你真醉了吗？为什么总看着我的酒杯呢！”

“我不醉，我问你什么时候戴上那个戒指，是谁给你的？”她很郑重地问我。

本来是件极微小的事吧！但经她这样正式的质问，反而令我不好开口，我低了头望着杯里血红潋滟的美酒，呆呆地不语。晶清似乎看出我的隐衷，她又问道：“我知道是辛寄给你的吧！不过为什么他偏要给你这样惨自枯

冷的东西？”

我听了她这几句话后，眼前似乎轻掠过一个黑影，顿时觉着桌上的杯盘都旋转起来，眼光里射出无数的银线。我晕了，晕倒在桌子旁边！晶清急忙跑到我身边扶着我。

过了几分钟我神经似乎复原，我抬起头又斟了一杯酒喝了，我向晶说：“真的醉了！”

“你不要难受，告诉我你心里的烦恼，今天你一来我就看见你带了这个戒指，我就想一定有来由，不然你决不带这些妆饰品的，尤其这样惨白枯冷的东西，波微！你可能允许我脱掉它，我不愿意你带着它。”

“不能，晶清！我已经戴了它三天了，我已经决定带着它和我的灵魂同在，原谅我朋友！我不能脱掉它。”

她的脸渐渐变成惨白，失去了那酒后的红采，眼里包含着真诚的同情，令我更感到凄伤！她为谁呢！她确是为了我，为了我一个光华灿烂的命运，轻轻地束在这惨白枯冷的环内。

天已晚了，我遂和晶清回到学校。我把天辛寄来象牙戒指的那封信给她看，信是这样写的：

……我虽无力使海上无浪，但是经你正式决定了我们命运之后，我很相信这波涛山立狂风统治了的心海，总有一天风平浪静，不管这是在千百年后，或者就是这握笔的即刻；我们只有候平静来临，死寂来临，假如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容易丢去了的，便是兢兢然恋守着的；愿我们的友谊也和双手一样，可以紧紧握着的，也可以轻轻放开。宇宙作如斯观，我们便毫无痛苦，且可与宇宙同在。

双十节商团袭击，我手曾受微伤。不知是幸呢还是不幸，流弹洞穿了汽车的玻璃，而我能坐在车里不死！这里我还留着几块碎玻璃，见你时赠你做个纪念。昨天我忽然很早起来跑到店里购

了两个象牙戒指；一个大点的我自己带在手上，一个小的我寄给你，愿你承受了它。或许你不忍吧！再令它如红叶一样的命运。愿我们用“白”来纪念这枯骨般死静的生命。……

晶清看完这信以后，她虽未曾再劝我脱掉它，但是她心里很难受，有时很高兴时，她触目我这戒指，会马上令她沉默无语。

这是天辛未来北京前一月的事。

他病在德国医院时，出院那天我曾给他照了一张躺在床上的像，两手抚胸，很明显地便是他右手那个象牙戒指。后来他死在协和医院，尸骸放在冰室里，我走进去看他的时候，第一触目的又是他右手上的象牙戒指。他是带着它一直走进了坟墓。

“殉尸”

我怕敲那雪白的病房门，我怕走那很长的草地，在一种潜伏的心情下，常颤动着几缕不能告人的酸意，因之我年假前的两星期没有去看天辛。

记的有一次我去东城赴宴，归来顺路去看他，推开门时他正睡着，他的手放在绒毡外边，他的眉峰紧紧锁着，他的唇枯烧成青紫色，他的脸净白像石像，只有胸前微微的起伏，告诉我他是在睡着。我静静地望着他，站在床前呆立了有廿分钟，我低低唤了他一声，伏在他床上哭了！我怕惊醒他，含悲忍泪，把我手里握着的一束红梅花，插在他桌上的紫玉瓶里。我在一张皱了的纸上写了几句话：“天辛，当梅香唤醒你的时候，我曾在你梦境中来过。”

从那天起我心里总不敢去看他，连打电话给兰辛的勇气也莫有了。我心似乎被群蛆蚕食着，像蜂巢般都变成好些空虚的洞孔。我虔诚着躲闪那可怕的一幕。放了年假第二天的夜里，我在灯下替侄女编结着一顶绒绳帽。当我停针沉思的时候，小丫头送来一封谈绿色的小信。拆开时是云弟寄给我的，他说：“天辛已好了，他让我告诉你。还希望你去看看他，在这星期他要搬出医院了。”

这是很令我欣慰的，当我转过那条街时，我已在铁栏的窗间看见他了，他低着头背着手在那枯黄草地上踱着，他的步履还是那样迟缓而沉重。我走进了医院大门，他才看见我，他很喜欢的迎着我：“朋友！在我们长期隔离间，我已好了，你来时我已可以出来接你了。”

“呵！感谢上帝的福佑，我能看见你由病床上起来……”我底下的话没说完了已经有点哽咽，我恨我自己，为什么在他这样欢意中发出这莫名其妙的悲感呢！至现在我都不了解。

别人或者看见他能起来，能走步，是已经健康了，痊愈了吧！我真不敢这样想，他没有舒怡健康的红靥，他没有心灵发出的微笑，他依然是忧丝紧缚的枯骨，依然是空虚不载一物的机械。他的心已由那飞溅冲激的奔流，汇聚成一池死静的湖水，莫有月莫有星，黑沉沉发出呜咽泣声的湖水。

他同我回到病房里，环顾了四周，他说：“朋友！我总觉我是痛苦中浸淹了的幸福者，虽然我不曾获得什么，但是这小屋里我永远留恋它，这里有我的血，你的泪！”仅仅这几幕人间悲剧已够我自豪了，我不应该在这人间还奢望着上帝所不许我的，我从此知所忏悔了！

“我的病还未好，昨天克老头儿警告我要静养六个月，不然怕转肺结核。”

他说时很不高兴，似乎正为他的可怕的病烦闷着。停了一会他忽然问我：“地球上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呢？”“便是我站着的地方。”我很快的回答他。

他不再说什么，惨惨地一笑！相对默默不能说什么。我固然看见他这种坦然的態度而伤心，就是他也正在为了我的躲闪而可怜，为了这些，本来应该高兴的时候，也就这样黯淡的过去了。

这次来探病，他的性情心境已完全变化，他时时刻刻表现他的体贴我原谅我的苦衷，他自己烦闷愈深，他对于我的态度愈觉坦白大方，这是他极度粉饰的伤心，也是他最令我感泣的原因。他在那天曾郑重的向我声明：“你还有什么不放心，我是飞入你手心的雪花，在你面前我没有自己。你所

愿，我愿赴汤蹈火以寻求，你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避免。朋友，假如连这都不能，我怎能说是敬爱你的朋友呢！这便是你所认为的英雄主义时，我愿虔诚的在你世界里，赠与你永久的骄傲。这便是你所坚持的信念时，我愿替你完成这金坚玉洁的信念。”

我在医院里这几天，悟到的哲理确乎不少，比如你手里的头绳，可以揣在怀里，可以扔在地下，可以编织成许多时新的拓样。我想只要有头绳，一切权力自然操在我们手里，我们高兴编织成什么花样，就是什么。我们的世界是不长久的，何必顾虑许多呢！

“我们高兴怎样，就怎样吧，我只诚恳的告诉你‘爱，不是礼赠，假如爱是一样东西，那么赠之者受损失，而受之者亦不见得心安’。”

在这缠绵的病床上起来，他所得到的仅是这几句话，唉！他的希望红花，已枯萎死寂在这病榻上辗转呜咽的深夜去了。

我坐到八点钟要走了，他自己穿上大氅要送我到门口，我因他病刚好，夜间风大，不让他送我，他很难受，我也只好依他。他和我在那辉亮的路灯下走过时，我看见他那苍白的脸，颓丧的精神，不觉暗暗伤心！他呢，似乎什么都没有想，只低了头慢慢走着，他送我出了东交民巷，看见东长安街的牌坊，给我雇好车，他才回去。我望着他顾长的人影在黑暗中消失了，我在车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就是这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奇怪恐怖的梦。梦见我在山城桃花潭畔玩耍，似乎我很小，头上梳着两个分开的辫子，又似乎是春天的景致，我穿着一件淡绿衫子。一个人蹲在潭水退去后的沙地上，捡寻着红的绿的好看的圆石，在这许多沙石里边，我捡着一个金戒指，翻过来看时这戒指的正面是椭圆形，里边刊着两个隶字是“殉尸”。

我很吃惊，遂拿了这戒指跑到家里让母亲去看。母亲拿到手里并不惊奇，只淡淡地说：“珠！你为什么捡这样不幸的东西呢？”我似乎很了解母亲的话，心里想着这东西太离奇了，而这两个字更令人心惊！我就向母亲说：“娘！你让我还扔在那里去吧。”

那时母亲莫有再说话，不过在她面上表现出一种忧怖之色。我由母亲手里拿了这戒指走到门口，正要揭帘出去的时候，忽然一阵狂风把帘子刮起，这时又似乎黑夜的状况，在台阶下暗雾里跪伏着一个水淋淋披头散发的女子！我大叫一声吓醒了！周身出着冷汗，枕衣都湿了。夜静极了，只有风吹着树影在窗纱上摆动。拧亮了电灯，看看表正是两点钟。我忽然想起前些天在医院曾听天辛说过他五六年前的情史。三角恋爱的结果一个去投了海，天辛因为她的死，便和他爱的那一个也撒手断绝了关系。从此以后他再不愿言爱。也许是我的幻想吧，我希望纵然这些兰因絮果是不能逃脱的，也愿我爱莫能助的天辛，使他有忏悔的自救吧！

我不能睡了，瞻念着黑暗恐怖的将来不禁肉颤心惊！

给庐隐

《灵海潮汐致梅姊》和《寄燕北诸故人》我都读过了。读过后感觉到你就是我自己，多少难以描画笔述的心境你都替我说了，我不能再说什么了。一个人感到别人是自己的时候，这是多么不易得的而值得欣慰的事，然而，庐隐，我已经得到了。假使我们的世界能这样常此空寂，冷寂中我们又这样彼此透彻的看见了自己，人世虽冷酷无情，我只愿恋这一点灵海深处的认识，不再希冀追求什么了。

在你这几封信中，我才得到了人间所谓的同情，这同情是极其圣洁纯真，并不是有所希冀有所猎获才施与的同情，廿余年来在人间受尽了畸零，忍痛含泪挣扎着，虽弄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淋，仍紧嚼着牙齿作勉强的微笑！我希望在颠沛流离中求一星星同情和安慰以鼓舞我在这人世界战斗的勇气；然而得到的只是些冷讽热笑，每次都跌落在人心的冷森阴险中而饮泣！此后我禁受不住这无情的箭簇，才想逃避远离开这冷酷的世界和人类；因之我脱离了学校生活，踏入了世界的黑洞后，我往昔天真烂漫的童心，都改换成冷枯孤傲的性情。一年一年送去可爱的青春，一步一步陷落在满是荆棘的深洞，嘲笑讥讽包围了我，同情安慰远离着我，我才诅咒世